

上海书协动态

内部通讯 第二百五十八期 本期四版 2021年11月20日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准印证(B)第0269号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办

本期导读

大唐气象·上海图书馆藏唐碑善本展开幕
上海市第四届楷书展开幕
全国第五届草书作品展览征稿启事
『沈尹默杯』全国书法篆刻大赛获奖、入展名单

第六期上海市中青年书法学术沙龙举行
第五届上海书学讨论会举行
『沈尹默杯』全国书法篆刻大赛获奖、入展名单

全国第五届草书作品展览征稿启事
第六届上海市中青年书法学术沙龙举行
第五期上海书学讨论会举行

一、四版中缝
一版
一版
一版
一版
一版
一版

大唐气象·上海图书馆藏唐碑善本展开幕



由上海图书馆、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大唐气象——上海图书馆藏唐碑善本展”，于11月1日上午在上海图书馆第一展厅拉开帷幕。

●夏宇

放翁老态不风流

——朱大可致陆澹安

尊名“朱大可”的文人肯定不少，网络一搜，必会跳出几位来，细看简介往往文不对题。我这里说的朱大可，其实是生于清末的文人朱大可，号莲垞。之所以谓“大可”，缘自他原名叫“奇”，这就和清初文学家毛奇龄、字大可一样，用的都是拆字法。朱大可还有几位弟弟也是如此，分别是朱琪字其玉，朱基字其石，朱麒字其鹿。

朱大可先生原籍南京，因祖父曾为秀水（今嘉兴）巡检，遂籍嘉兴。其父朱丙一，工画擅刻，也善书，秀水邑庙之杨忠烈公碑，即出之其手笔。大可少时负笈南京农学堂，毕业后一度曾任上海《新申报》主编，并先后在上海务本女中、正始中学、大经中学、比乐中学及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南通学院等院校任教。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直至五十年代末退休。于国学一道，大可先生可谓经史子集无所不窥，尤于小学、训诂颇有独到创见，曾以金文订许慎《说文》之谬而《说文匡谬》一书，并有《石鼓文集释》以及与弟石合编《古籀求蒙》等。不过其创作最为丰赡的还是旧诗，据其自称“余平生为诗不下三千首，即存稿者亦有五百首”，最值夸耀的是诗坛大佬陈石遗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专选清末民初之旧诗佳作，辑成《近代诗钞》一书，其中名家名作自然多多，而年方二十多岁的朱大可，则为人诗中最年轻的一位，殊为难得。很多年以后，《诗钞》中所列诗人，先后凋谢，而仅剩朱大可一人矣，好友吴仲琪印家还专为大可刻一朱文印：“近代诗钞剩此人”，以示硕果仅存也。

诗词学问之外，朱大可也兼工书法。多年前我时于冷摊或拍市上见其诗稿书信手迹，风格都大致一律，楷书居多，似学北魏和颜书。郑逸梅的《艺林散叶》曾说：“朱大可作书，谨严不苟，或询之曰：‘作书谨严不苟者，辄享大年，古人如此，今人亦不例外。’”此论似不必当真，但作为文人掌故说也未尝不可。朱大可年轻时，其继母之兄即天台山农刘介玉，故由母舅刘山农之介，而拜了曾农髯、李瑞清两位大家学书。其书学深奥，初看似肥稍有木然状，多读则亦憨态可掬，拙趣生焉。其论书法尝谓：“工俗不如拙雅，盖工可于字中求之，而雅非曾读破万卷书不办。袁子才自云拙于书者，然其所书，风神简远，如魏晋间人。邓石如世所推为大家，一生精力，皆致于书，然读书不多，终有子路行文之概，乃雅与俗之分也。”读之再三，颇觉有理。

文人都有“圈子”，当然也是性情相近者容易聚在一起。故“圈子”之内，呼朋引类，时相过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海上



(有人尚未相识，南汇九六老人苏局仙亦有八首)，大抵切而不文或文而不切，甚至以姜太公相比，可谓无聊（施舍予五排尚可）。以上云云幸勿告人）。再者，弟孙在射阳者，上月又举一雄。弟竟有两曾孙矣！附以奉告敬颂夏安！

弟大可 上尊病胃出血病源已查到否？

朱大可写信不仅不落年款，甚至大半连日期也不署，好在《澹安藏札》都附有信封邮戳，以

报刊林立，一份报刊就是一个平台，而帮文人固守一个平台，或编或写，党同伐异，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个“圈子”。一九二三年，施济群为了针对锋头健的《晶报》而创办了《金刚钻报》，请来了严独鹤、陆澹安、朱大可、孙漱石、陆士谔、顾佛影、郑逸梅、范烟桥、陈蝶衣、周瘦鹃、程小青等人，开专栏，写评论，蹭热点，打笔仗，一时也并不热闹。自此陆澹安与朱大可交好而成为好友，“友谊小船”一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至生命的尽头。

多年前由陆康先生主编的《澹安藏札》一书，其中收录的朱大可致陆澹安书札十通，应该是最多的一位。据陆康先生介绍，祖父澹安公与朱大可相交最密，还评说大可为人端直，从无虚言假语，处事温敦厚道，是位好好先生。在此所录的一叶书札为《澹安藏札》中朱大可致陆澹安的第一件，笺纸为当年正书局印制的“仿唐人行卷式”。朱丝格十一行十六列，估计也是前朝科考时所用卷纸的式样，相当于今日的文稿纸吧。大可所书内容均为日常，也可知两位老友经常互通音讯，基本已到了“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君”的境界。

手书早到，拟俟天日晴和，起床作复，无如连日阴雨，此志不遂，怅怅。弟于去年十月杪，早起左足着地无力，知患中风，乃上床高卧，幸他部无病，尚可看书、赋诗，夏儿因胰腺生一肿瘤（良性如拳头，各地名医竟无人知），在南京开刀，现在医院疗养，大約半年方可出院。弟今年八十以诗文（惟一人）书画图章见祝者不少，画者八九帧，惜弟不懂，不敢妄评。图章有十余枚，以方介堪、陈安持及令孙小康为佳。诗有百余首

备查考。然而偏偏此函所附信封的邮戳“1967.7”应有误，也许是信封交叉接错所致。根据此函内容，所述几件事项均有时间节点，稍作查询便可知。一是朱大可八十寿庆，因其生于一八九八年正月，那么此函当写于一九七七年无疑。且一九七六年十月大可先生患脑溢血，后编诗集《中风集》，还有长子朱夏（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住院开刀事，皆与信中内容吻合；二是信末称“弟孙在射阳者，上月又举一雄”，也就是第二位曾孙出世。正好我有幸与大可先生的曾孙朱瀚兄熟悉，朱瀚兄虽远在大洋彼岸，然而如今微信联络分秒可达。经朱瀚兄赐教，果然，他的弟弟朱涛即生于射阳。因为那时他的父亲、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朱铉，下放到江苏射阳一中学做老师，在那里他父亲还结识了同为下放射阳的陆文夫，同为天涯沦落人，两位知识分子在偏僻的农村偶遇，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语言使他们成了忘年交。后来朱铉回到了南京任地矿部石油物探研究所所长，陆文夫则回苏州成了著名大作家。

承朱瀚兄详告，祖父朱夏是朱大可长子，父亲朱铉乃朱大可长孙，而他们兄弟俩，则是朱大可信中高兴地称“有两曾孙矣”，其弟朱涛生于一九七七年四月，恰《澹安藏札》中朱大可有一信封邮戳为“1977.5”，附在另一函处，其实一九七七年五月正是写上述信札的日期，也许此封才是该函所对应的原封。

一九七七年朱大可先生八十初度，是年正月十四，他特意写了几首自寿诗《八秩告存》，分寄同好。古有“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意思是朝廷每月要使人给八十岁的老官员送膳食，以告其健在否？所以文人

备查考。然而偏偏此函所附信封的邮戳“1967.7”应有误，也许是信封交叉接错所致。根据此函内容，所述几件事项均有时间节点，稍作查询便可知。一是朱大可八十寿庆，因其生于一八九八年正月，那么此函当写于一九七七年无疑。且一九七六年十月大可先生患脑溢血，后编诗集《中风集》，还有长子朱夏（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住院开刀事，皆与信中内容吻合；二是信末称“弟孙在射阳者，上月又举一雄”，也就是第二位曾孙出世。正好我有幸与大可先生的曾孙朱瀚兄熟悉，朱瀚兄虽远在大洋彼岸，然而如今微信联络分秒可达。经朱瀚兄赐教，果然，他的弟弟朱涛即生于射阳。因为那时他的父亲、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朱铉，下放到江苏射阳一中学做老师，在那里他父亲还结识了同为下放射阳的陆文夫，同为天涯沦落人，两位知识分子在偏僻的农村偶遇，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语言使他们成了忘年交。后来朱铉回到了南京任地矿部石油物探研究所所长，陆文夫则回苏州成了著名大作家。

承朱瀚兄详告，祖父朱夏是朱大可长子，父亲朱铉乃朱大可长孙，而他们兄弟俩，则是朱大可信中高兴地称“有两曾孙矣”，其弟朱涛生于一九七七年四月，恰《澹安藏札》中朱大可有一信封邮戳为“1977.5”，附在另一函处，其实一九七七年五月正是写上述信札的日期，也许此封才是该函所对应的原封。

一九七七年朱大可先生八十初度，是年正月十四，他特意写了几首自寿诗《八秩告存》，分寄同好。古有“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意思是朝廷每月要使人给八十岁的老官员送膳食，以告其健在否？所以文人

备查考。然而偏偏此函所附信封的邮戳“1967.7”应有误，也许是信封交叉接错所致。根据此函内容，所述几件事项均有时间节点，稍作查询便可知。一是朱大可八十寿庆，因其生于一八九八年正月，那么此函当写于一九七七年无疑。且一九七六年十月大可先生患脑溢血，后编诗集《中风集》，还有长子朱夏（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住院开刀事，皆与信中内容吻合；二是信末称“弟孙在射阳者，上月又举一雄”，也就是第二位曾孙出世。正好我有幸与大可先生的曾孙朱瀚兄熟悉，朱瀚兄虽远在大洋彼岸，然而如今微信联络分秒可达。经朱瀚兄赐教，果然，他的弟弟朱涛即生于射阳。因为那时他的父亲、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朱铉，下放到江苏射阳一中学做老师，在那里他父亲还结识了同为下放射阳的陆文夫，同为天涯沦落人，两位知识分子在偏僻的农村偶遇，共同的遭遇和共同的语言使他们成了忘年交。后来朱铉回到了南京任地矿部石油物探研究所所长，陆文夫则回苏州成了著名大作家。

承朱瀚兄详告，祖父朱夏是朱大可长子，父亲朱铉乃朱大可长孙，而他们兄弟俩，则是朱大可信中高兴地称“有两曾孙矣”，其弟朱涛生于一九七七年四月，恰《澹安藏札》中朱大可有一信封邮戳为“1977.5”，附在另一函处，其实一九七七年五月正是写上述信札的日期，也许此封才是该函所对应的原封。

一九七七年朱大可先生八十初度，是年正月十四，他特意写了几首自寿诗《八秩告存》，分寄同好。古有“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意思是朝廷每月要使人给八十岁的老官员送膳食，以告其健在否？所以文人

常会在八十以后，每年要写“告存诗”寄赠友朋，以证明自己还好好地活着。朱大可“自寿诗”为四首七言律诗，如第一首：“我生忽忽复悠悠，已届平头八十秋。无已头衔惟教授，放翁老态不风流。群经诸子皆忘记，万壑千岩只卧游。底事不随猿鹤去，诗情酒兴未全收。”第四句从陆游的“放翁老去风情在”化出，为何要反其意而自称“老态不风流”呢？他自己注云“予生年中风，左足微蹇”之故。其余另有三首，限于篇幅，不一一录。朋友们见之，纷纷以诗书画印相祝贺，此乃“秀才人情”也。大可信中言“画者八九帧，惜弟不懂，不敢妄评”，查《朱大可年谱长编》，赠画的应是陶冷月、徐公豪等；赠印的则有方介堪、陈巨来、陆康、陈茗屋等；而赠诗又赠文者，仅陆澹安一人；专以诗词祝寿的，估计最多，除了信中提到的苏局仙和施蛰存之外，还有苏渊雷、周退密、庄一拂、周采泉、柳北野等等。朱大可对诗词最为精熟，所以在老友面前，而且又属私下通函，于是也就没有顾虑地“妄评”一二了。他说收到了百余首祝寿诗，居然“大抵切而不文或文而不切，甚至以姜太公相比”的贺诗，不知其所指的究竟是哪位，故也无法“妄评”。不过，施蛰存那首五言排律，在“年谱长编”中倒是可以查到，题目是《丁巳岁首寿莲垞朱大可八秩》，共五言三十二句，其开首四句是：“鸳水真儒士，淞滨老寓公。新正开八秩，杖履动春风……”也就是说，朱大可认为除了施蛰存这首“五排尚可”之外，其余都一般般也。当然苛评之后，他连忙补上一句“以上云云幸勿告人”，一笑。这或许就是书信的特定性，也是其史料性的价值所在了。因为所有的书信内容，几乎都是真实的心里话，一对一的“悄悄话”，若干年后的公开，它所展现的都是当时毫无掩饰且最可信的一面。

“插架诗书犹未散，藏山著作或能传。伫看九犹无恙，再咏新诗索和答。”朱大可八十岁时，雄心仍在，并期望向九十进发，然毕竟中风之后，身体状况每下愈况，老病缠身，力不从心，至一九七八年八月，便驾鹤而逝矣。老友扼腕痛惜，挽诗挽联无数，其中陆澹安一联为：“以词章名、以金石名、一辈子志在学问，斯文幸未丧，君胡遽逝；是道义亲、是肝胆气、六十年情同弟兄，人天悲永隔，我独何堪。”既概括了老友之学术成就，又抒发了两人非同一般之交情，可谓全面而贴切。

朱大可与陆澹安的通信，经常会说到其他文友的近况，如某某近期抱病不出，某某来闲谈两次，或某某已期满，现无家可归……这些人名或诨号今已很难查考，我只得寻求陆康先生。陆先生几时与祖父晨夕相对，亲承膝下，故许多祖父往来之文友，他大多见过，或大胡子，或长头发，或瘦削脸，或肥硕身，都能略述其概，颇能“称名忆旧容”。然而世事如烟，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是非成败转头空，且莫说寻常之士，即便是书界健将，文坛英雄，也很难留下几个，如果没有诗文传世，大多都随着滚滚长江，奔东而去。

朱大可与陆澹安的通信，经常会说到其他文友的近况，如某某近期抱病不出，某某来闲谈两次，或某某已期满，现无家可归……这些人名或诨号今已很难查考，我只得寻求陆康先生。陆先生几时与祖父

编者按:10月20日下午,由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办的第六期上海市中青年书法学术沙龙在上海文艺会堂三号楼第二会议室举行。此次沙龙以“20世纪初海派书法教育摭论”为题。主讲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国画系博导、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书协草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唐楷之。本期沙龙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秘书长潘善助主持。

潘善助:天气有点冷了,但是上海的学术活动却是热闹。学术型人才在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的人才结构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和分量越来越重。今天举行的上海中青年书法学术沙龙(第六期),邀请了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上海书协草书专委会的副主任唐楷之先生。他的发言题目是“20世纪初海派书法教育摭论”。

我们先请唐楷之先生做40分钟的主旨演讲,然后请张伟生副主席做20分钟的学术点评,再请管继平和俞海滨分别做10分钟左右的发言,接下来是在座的各位进行自由的发言和讨论。思维可以活跃一些,语言据理力争,但千万不能有学术之外的人身攻击,不得有语言侮辱。

好,我们下面就开始,请掌声欢迎唐楷之教授做学术演讲。

唐楷之:谢谢潘秘书长,给我们开了一个头,此前,经过向潘秘书长请教之后,定题为“20世纪初海派书法教育摭论”,恳望张伟生副主席、管继平老师和俞海滨老师诸位专家和各位同学给我补充一下,这样再做论文的时候才会有更好的水平。

下面,我分四个部分来进行阐述。

- 一、海派书法教育
- 二、民国高等书法课程
- 三、上海美专书法教学
- 四、结束语

我们知道1843年晚清时期上海开埠,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海派书法教育从海派形成伊始,是从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模式里面发展和传承而来的,所以晚清时期的书法教育并没有延续到我们今天高等书法、现代书法教学的形态,而是保留传统的教学形态。早期的海派书家吴昌硕、赵之谦、李瑞清以及其门生是海派繁荣的人才基础。海派的文化首先取决于海派人文,我认为海派书法教育的构成人员,大概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清代的遗老遗少。他们的家学渊源很好,经济条件也很好,具有很好的传统素养,尤其受科举的影响非常深,身份比较特殊。

第二种是人文墨客、社会名流。他们从长三角地区涌到上海,因为上海便于书画交流,朋友也很多,所以选择在这里生活。

第三种是新思想文化的参与者。这里面包括陈独秀、鲁迅、毛泽东等人。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他们都在这里发展,影响全国,有很多的文献保存完好。

主要是以上三种,从海派的发展过程中,还包括两大主流,前期主要是吴昌硕及其弟子,后期是沈尹默,他从北京回到上海以后推动了书法机构和教学普及。今天的研究内容,主要是沈尹默在北京和吴昌硕的上海的时期。关于吴昌硕的学生、门人,以沙孟海为例,由词人况蕙风引荐,1925年拜吴昌硕为师,这是沙孟海书法人生的一个转折。拜师是在书学路上重要的一个原点。

陈师曾从吴昌硕学习以后,后来对20世纪初北京的艺术教学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潘天寿先生使我们上海的书法教学能够真正落地到杭州国立艺专,后来在1961年受教育部委托,在浙江美院开始试点书法专业。

在当时的师徒授受里面形成了社会组织,即门派。1922年,曾熙在上海虹口创办“衡阳书画社”,曾熙的弟子张大千,同时也授业于李瑞清。1930年曾熙与李瑞清都过世以后,他们的弟子在原来的书画学社的基础上,设立了“曾李同门会”,李瑞清的侄子李健门下还有“鹤庐同门会”。此处有“曾李同门会”的一些师生的名录,

海派书画社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法教育领域,书画社团的教学,最早出现在上海并存有记录的就有150多家。于右任先生创办了标准草书社。

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民国高等书法的课程。民国高等书法教育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师资和培养学生,学生里面我刚才举了很多的例子,这些成员实际上也是后来上海和上海美专、乃至全国高校里面的主力师资。晚清到民国阶段,教育的改革与我们传统的书法教育是有不同的,在书法教育上面,以培养师资、写字为主。1907—1911年李瑞清的两江师范学堂的教学风格是一样的,可以说李瑞清的教育思想、教学主张与晚清改制是一脉相承的,只是他更重视一己之力的个人风格讲授。下图是李瑞清的两江师范学堂。高等学堂教授方法制定了相应的课程,在师徒授受里面很难体现课程设置以及学科性质的教育方式,但在上世纪初李瑞清时期就萌芽了。

1917年12月,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成立,沈尹默、马衡、刘季平三位担任导师,当时上课是集体授课制,不是像师徒授受里面跟一个导师,所以有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这以后书法演讲教学刊登的消息还有很多。我在北大读书时,在校史馆看过一些资料,当时大家认为北大书法研究社是一个由学生发起的、松散的兴趣班。但是通过我这些年不断查阅资料,我的理解是正式的、常态化的,并且在师资和授课内容上都体现出其时高阶层的标准。课程设置方面是综合性的,而且是多位导师、多位名家同时上课。有花鸟、山水、花卉、书法、篆刻等课程。我认为北大书法研究社,不是一种松散或者说浮于表面的性质,实际很正规有内涵,书法已经作为学科式萌芽。上海有正书局等新兴的影印技术为书法教学范本提供了便利的教学条件,在此补充一点,我上次在美院讲课的时候专门提了书局出版的教材,也可以说是国书或者美术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研究民国时期珂罗版,这种书籍研究上海可以说是独一份的事情,是有历史领先意义的。除了北京大学以外,还有北京的京华美术专门学校,也开设了相关的书法课程,这里有1936年陈师曾在《京华美术学院年刊》里面刊登《篆刻小识》一文,刊名是齐白石书写。

接下来讲讲南京,1934年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的书法相关课程,书法里有专门讲《中国书学史》,在北京时期书法主要还是临帖,可以说也继承了传统的师徒授受书学样式,但是在这个时期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就开始注重书法史的讲述。《甲骨文例》课程后还包括了《古文字学整理》《程瑶田考古学》等,可见金陵大学将古文字和考古学的相关知识注入书法教学内

上海市中青年书法学术沙龙第六期纪要

涵的学科学性认识,对今天都具有启示意义。

今天我们谈书法学里边包含的不仅仅是书法的技法和理论,实际上涉及到相关的出土文献、考古发掘,还有考据、考证这些内容,在书法学科建设、课程融合上,前辈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这一时期,从不同区域不同学校的课程设置中看到书法课程有一定的不同,主要针对古文字和书法史学习,从单纯的临摹碑帖引申到研究的一个形态,也是金陵大学开创的。那么,这就形成了三个特点:

第一点,1934年胡小石在金陵大学开始书法理论课程,大学开设书法是最高层次的书法教学,依次与小学、史学、诗学一样把书法列为国学研究的科目。小学就是文字学。

第二点,改变了以往书法教育只注重写字、书写技能的内容和师徒授受关系。

第三点,体现了书法作为一门学科应当建立较高的理论体系,比如课程纲要体现了学习内容和研究价值。

上面提到北京、江苏南京,我们再来看看上海的例子,除了上海美专之外,还有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等。上海美专的发生发展,一路坎坷、跌宕起伏,开了停,停了继续,百年艰辛。以诸闻韵为代表的国画系也是进进出出,进又带了一些人进,出又带了一些人出去。其中辐射影响到了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中华大学等。因为诸闻韵和上海美专的渊源,与上海美专办学经费和政治敏感话题、社会高层关系、经济窘迫等等复杂情状,他的艺术教育思想也在日益历练成了现实。在这二十多年的起伏变迁中,诸闻韵意识到很有可能多办学校,在书画教学上的理念,不断得到了实践和肯定。尤其到了杭州时期,因为相对稳定,又有潘天寿助力推进,得以奠定浙江美院书画教学雏形。

1926年创立的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院,重要的组成人物有俞寄凡、潘伯鹰、潘天寿、张聿光、俞剑华、诸闻韵。由诸闻韵出任国画系主任,对他中国画教学有他的理想抱负,有他为核心的师资团队。例如,潘天寿就是其中的一员,也是他教学思想的传承发扬者。当时民国时期的学校,校董会都是由政要、社会名人、艺术家还有一些经济机构来担任的,新华艺校的结构模式也是一样的。

诸闻韵是中国高等学校第一个国画系主任,在20世纪初的上海,可以说对高等书法教学筚路蓝缕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其人生也很坎坷,如果能活到80、90岁,那么我们今天的学者就不会对他陌生,可惜时代局限,他的理想抱负和艺术成就没能铸成一座丰碑。他的弟子承前启后,在浙江美院的贡献超越了他,这是历史复杂问题,但是我们有必要铭记诸闻韵不可或缺的贡献。潘天寿也是经诸闻韵的推介,才得到了吴昌硕的赏识。

从30年到38年(时间上有断续),他和潘天寿一起到了国立艺专(中国美院前身),他带着一帮弟子在此教学,或者我们可以林风眠是聘请了一个现成的高级团队来主持国画系教学。诸闻韵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教系和国立艺专都担任国画教授,从民国时期在北京、南京、上海开创的课程来看,书法相关课程已经得以在高校开设并不断兴起。晚清民国教育以写字师范类为主,随着民国初期上海的各个艺术院校开办以后,书法重回艺术的本源,并且与其他艺术学科结合在一起,比方说与中国画、文学和书法史等,学科化、体系化逐渐完善。

下面,我着重讲一讲上海美专的书法教学,上海美专办学搬迁多处,最初位于乍浦路8号的旧址已经看不到了。从现存照片上看,校名题字风格也不一,至1930年菜市路校址新校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由蔡元培先生题写,在大礼堂正中央悬挂蔡元培先生题写的“闳约深美”,后墙上有叶恭绰先生题写的“艺海堂”。在蔡元培先生影响下的上海美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快办不下去了,还靠着刘海粟的哥哥、父亲每个月赞助的200—300大洋维持,教师工资都发不起了。但是蔡元培收到了刘海粟的一封信,为年轻人志向所感动,觉得他的人文理想能够在上海实现,所以在他的鼎力支持下成立了校董会。由此,上海美专办学的经济条件就好转多了。可以说,蔡元培不仅是刘海粟的恩人,更是新美术教育的伟大缔造者。

陈师曾从吴昌硕学习以后,后来对20世纪初北京的艺术教学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潘天寿先生使我们上海的书法教学能够真正落地到杭州国立艺专,后来在1961年受教育部委托,在浙江美院开始试点书法专业。

在当时的师徒授受里面形成了社会组织,即门派。1922年,曾熙在上海虹口创办“衡阳书画社”,曾熙的弟子张大千,同时也授业于李瑞清。1930年曾熙与李瑞清都过世以后,他们的弟子在原来的书画学社的基础上,设立了“曾李同门会”,李瑞清的侄子李健门下还有“鹤庐同门会”。此处有“曾李同门会”的一些师生的名录,

海派书画社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法教育领域,书画社团的教学,最早出现在上海并存有记录的就有150多家。于右任先生创办了标准草书社。

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民国高等书法的课程。民国高等书法教育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师资和培养学生,学生里面我刚才举了很多的例子,这些成员实际上也是后来上海和上海美专、乃至全国高校里面的主力师资。晚清到民国阶段,教育的改革与我们传统的书法教育是有不同的,在书法教育上面,以培养师资、写字为主。1907—1911年李瑞清的两江师范学堂的教学风格是一样的,可以说李瑞清的教育思想、教学主张与晚清改制是一脉相承的,只是他更重视一己之力的个人风格讲授。下图是李瑞清的两江师范学堂。高等学堂教授方法制定了相应的课程,在师徒授受里面很难体现课程设置以及学科性质的教育方式,但在上世纪初李瑞清时期就萌芽了。

1917年12月,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成立,沈尹默、马衡、刘季平三位担任导师,当时上课是集体授课制,不是像师徒授受里面跟一个导师,所以有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这以后书法演讲教学刊登的消息还有很多。我在北大读书时,在校史馆看过一些资料,当时大家认为北大书法研究社是一个由学生发起的、松散的兴趣班。但是通过我这些年不断查阅资料,我的理解是正式的、常态化的,并且在师资和授课内容上都体现出其时高阶层的标准。课程设置方面是综合性的,而且是多位导师、多位名家同时上课。有花鸟、山水、花卉、书法、篆刻等课程。我认为北大书法研究社,不是一种松散或者说浮于表面的性质,实际很正规有内涵,书法已经作为学科式萌芽。上海有正书局等新兴的影印技术为书法教学范本提供了便利的教学条件,在此补充一点,我上次在美院讲课的时候专门提了书局出版的教材,也可以说是国书或者美术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研究民国时期珂罗版,这种书籍研究上海可以说是独一份的事情,是有历史领先意义的。除了北京大学以外,还有北京的京华美术专门学校,也开设了相关的书法课程,这里有1936年陈师曾在《京华美术学院年刊》里面刊登《篆刻小识》一文,刊名是齐白石书写。

接下来讲讲南京,1934年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的书法相关课程,书法里有专门讲《中国书学史》,在北京时期书法主要还是临帖,可以说也继承了传统的师徒授受书学样式,但是在这个时期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就开始注重书法史的讲述。《甲骨文例》课程后还包括了《古文字学整理》《程瑶田考古学》等,可见金陵大学将古文字和考古学的相关知识注入书法教学内

发展,不仅展开了古代的书法教育模式,以师徒授受制形成了一定的流派和个人风格,而且在兴起艺术院校教学相对自由,尊师重教,多元共济。总体而言,海派书法教育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以传统师徒授受制为社会形态主要的教学形式;

第二种,以社会组织的书法社团呈现的,做一些会员的教学、交流活动,进行不同层次的书画家交流和教学活动;

第三种,以上海美专为代表的一些高等艺术院校萌芽具有现代学科形态的新型教育模式。

20世纪初的上海正是聚合了以上三种不同类型的书法教育模式,代表全国书法教学的核心重镇,初步构建起全国高等书法教育的根基。上海美专既是中国新兴美术的策源地,蓄水池,也是中国高等书法教育涵养生发的肇源地、蓄水池。这一举措,促使我国的美术教育改变了原有的传授方式,已经筚路蓝缕孕育了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广阔图景,逐步向学科化发展的道路迈进。晚清李瑞清在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开设图画手工科,其中书法教学内容得以在近代雏形意义的学校教育中出现。上海美专创立以来,虽然没有将书法单独设科,但是已经最早萌芽了现代形态的通识教学内容,初步规划了较为科学系统的书法教学形态。由诸闻韵在国画系主导,又与潘天寿在国立艺专教授国画,至20世纪60年代初才由潘天寿、吴弗之、陆维钊在浙江美院开创了现代形态的美术学院的书法教学模式,即今天普遍意义上的“浙美模式”。在师资上,承接“海派”第一批的师徒团队资源,教学相长、薪火相传,既体悟“海派”海纳百川博约风标,又继承弘扬了“海派”的文化精神。

“海派书法”是时代文化精神的展现,在近现代中国书法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作用。从形成至发展,历经百年,一方面胎息于书法艺术的传统,有着丰富的底蕴文化。另一方面融合了地域与时代的特征,造就独特的文化精神。书画家职业化、艺术作品市场化、艺术社团的兴起、艺术媒介与传播的普及、艺术教育、出版机构的完善,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书画气象日新,形成具有标志性的地域特征,产生一批批具有代表性的书画家,引领时代的艺术风尚。对于中国的传统书画而言,古典的终结与现代的滥觞,在上海艺坛完成了历史的转换与艺术的更新,海派书法教育和书法艺术是近现代中国书法史上的辉煌篇章。

当下,海派书法教育主题挖掘得还不够,大量的文史资料闲散无措,某种意义上说,海派书法或书法教育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不应仅仅成为一种记忆。这样的讲座,主旨想突出以书法艺术教育的变迁为主要线索,联系全国书法教育的珍贵片段,反映20世纪初海派书法教育的脉络系统,是从“隐”至“显”的一个“凝聚发散”过程,启蒙并奠定了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雏形与蓝图。

今天就简单向大家汇报一下最近的整理资料以及研究的心得体会,感谢大家给予批评指导。

潘善助:感谢唐楷之教授。刚才关于学术论文做了一个主旨演讲,下面我们就请张伟生老师做学术点评。

张伟生:大家好,我想说三个问题。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点,唐教授以上海美专书法教育作为一个聚焦点来谈,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研究总结,20世纪书法教育的经验,那么对于振兴我们的海派书法有很大的意义。

第二点,海派书法总体来说是海纳百川,特点是注重传统;讲究文化素养;适应市场。

第三点,中国的美术教育还是受西方很多影响。书法学科建设还是比较薄弱的,例如,怎样才能将书法创作、理论与文化素养、国学基础结合起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教学模式。有待大家进一步完善。怎样才能把中国书法教育同文化产业结合起来?我认为可以从书法普及、教育、包括书法装置、鉴定、拍卖、策展,文化交流等方面入手,以此发挥更多的作用。

潘善助:感谢张主席。我们下面有请管继平老师。

管继平:大家好,非常荣幸,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唐教授这次的选题虽然是海派书法,但涉及到北京、南京、杭州等地,虽说是书法教育,但也涉及到绘画、音乐等方面,课题是非常庞大的,具有很深厚的挖掘空间。高等书法教育有一段空白期,一直到80年代,高等院校里还是没有教书法的,书法都是业余教的,只有在民国的时候有专门的书法学科。我比较喜欢海派书法,海派书法角度很大,要把角度缩小,所以我就加了两个字,叫海派文人书法,所谓的文人书法,都不是最讲究写字的,就讨论讨论怎么写字愉悦。在民国的海派书法里面,鲁迅也作为一家,鲁迅早年对汉碑下了很大的功夫,校刊很多碑。以鲁迅早年对汉碑的校刊为题就可以写一篇论文,以此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写论文的角度非常多。要选准角度和发掘深度,角度小但是要深入。咬准主线,就可以串起来民国整个时代。我就讲这么多,请多批评。

潘善助:感谢张主席。我们下面有请管继平老师。

潘善助:感谢潘主席,我之前写过上海书法培训教育的调研文章,正如您所说的,可能我在人数的统计以及本硕博比例的数据还欠缺了一点,下一步我就把调研报告在数据上再充实一点。

潘善助:潘主席好,我之前写过上海书法培训教育的调研文章,正如您所说的,可能我在人数的统计以及本硕博比例的数据还欠缺了一点,下一步我就把调研报告在数据上再充实一点。

潘善助:潘主席好,我之前写过上海书法培训教育的调研文章,正如您所说的,可能我在人数的统计

“沈尹默杯”全国书法篆刻大赛共收到稿件3215件，经过评审和测试，共评选出入展作者99名，其中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2名。评审结果如下：

一等奖作者(3名)

孙辉(江苏)翁春元(上海奉贤)贺联(浙江)

二等奖作者(5名)

王培行(福建)李萌(广西)龙思羽(河北)刘小平(湖北)陈晓红(上海嘉定)

三等奖作者(12名)

房甜(安徽)李婷(甘肃)张德华(广东)刘孝龙(江苏)乔爱军(江苏)相守民(山东)郑旭东(山东)杨荣国(陕西)陈晓(上海浦东)潘丹天(上海浦东)孔宪勇(上海松江)陈永君(浙江)

入展作者(79名)

安徽(4名)

蒋奎 刘芳芳 吴升光 张志

北京(1名)

谭继宗

重庆(1名)

朱仕灵

福建(3名)

施建国 庄光斌 庄志民 甘肃(3名)

何安康 岳峰 张彦飞 广东(4名)

陆永东 谢海宾 詹志明

张旨焜

广西(1名)

廖贤明

贵州(3名)

蒋川 王林 魏志祥 河北(3名)

成欢 冯克军 李文辉 河南(6名)

王振 尹世伟 张红军 张玉河 赵志军 朱冬 黑龙江(1名)

杜灼

湖北(2名)

程骥 郑伟

湖南(3名)

贺遥 肖振雄 邹再良 吉林(2名)

蔡星海 刘连杰 江苏(2名)

陈化锋 何倩 江西(7名)

陈雄祥 刘俊 刘良谋 刘杨青 罗世杰 熊瑞华 杨平盛 辽宁(1名)

李娜

内蒙古(2名)

罗金柯 张强 夏(1名)

许金平

山东(6名)

刘国辉 孙建廷 王永政 张伟杰 赵潮辉 郑庆海 山西(2名)

成炳江 邱连成

陕西(3名)

吕永宁 史书婷 赵安 上海(8名)

劳黎华(黄浦)蔡绮霞(长宁)张中辉(虹口)管福宝(嘉定)徐家来(松江)池颖华(青浦)朱宇宏(青浦)黄祖明(奉贤)

四川(2名)

何天勇 刘芮东 云南(1名)

倪仕旭

浙江(7名)

蔡湖潮 楼之东 孙幼旭 王海鹏 王庆华 闻晓良 祝嘉

评监审委员会

初评评委:

张伟生 李静 宣家鑫 徐庆华 王玉奎 张卫东 周建国 余仁杰

初评监委:

张敏鹿 孙爱民

终评评委:

周志高 丁申阳 仇高驰 汪永江 戴武

终评监委:

陆健 章宏伟

讣告

上海书协会员钟伟民先生,于2021年11月19日晨,在同济医院因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七十二周岁。

如果说我真正介入到上海书协的工作,包括自己也在里面做了一点工作,为上海书法的发展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呢,是在周慧珺当主席的时候。在这之前,上海书协我也只是听闻之,具体的信

息知道不多,因为我还是个基层群众。也就是在周慧珺当主席的时候,她请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沃兴华来当秘书长。沃兴华和我说到上海书协工作的事。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学习书法篆刻数年,并且在书法、书法报导上写过一些文章,沃兴华比较了解我,所以希望我到上海书协共襄其事,一起做点工作,把上海书法工作推上去。

我到上海书协后,主要做的工作是编报。周慧珺、沃兴华希望编一份上海书协的报纸。当时工作比较难以展开,书协没有报纸,不像现在有微信等,当时技术条件还比较落后,会员要了解书协工作比较困难,书协倾听会员的心声也比较困难。当时几千个会员,不能老开会,一有事就开会也劳民伤财,组织不起来。所以当时周慧珺和沃兴华希望编一份上海书协的报纸,内部通讯,叫《上海书协通讯》。

随着年轻会员的增多、科学技术的进步,通讯联系逐渐被微信平台取代了。目前《上海书协通讯》还继续存在,但有更年轻的编辑来继承我的工作。但是我认为纸媒总有过时的时候,慢慢随着计算机媒体、微信等的愈发发达,大家都更关心那些网络媒体,现在上海书协的微信平台做得很好。这个通讯虽然还在做,但是读者显然慢慢式微了。

当时上海书协通讯没有刊号,也比较简陋,但反映了记录了上海书协的工作情况,也是有点意思的。

我刚到上海书协工作的时候,当时的秘书长

沃兴华先生在周慧珺老师的领导下,是做了些工

作的,氛围是比较活跃的,包括学术空气、创作热

情、会员都比较活跃。当时上海书协的工作也和中

国书协的工作节拍比较吻合。当时中国书协的领

导是刘正成先生,刘先生当时年纪不大,可以说是

年轻有为的领导者。他当时主持中国书协的工作,

提倡学术性、争论性、批评性等,对选拔、发现、挖

掘基层优秀作者方面可以说做了比较多的工作。

当时那种探索的风气、批评的氛围,积极向上的作

者热情,全国包括上海,恐怕还胜过今天。我觉得

当时的活动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现在想想还是

令人感动。

我在书协工作的那么多年里,如果说对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我感觉是周慧珺主席的人格力量。实事求是说,周慧珺主席不能说有很强的工作能力,身体也不好,但在她领导下,比如沃兴华、戴小京包括我等等,大家都在她领导下认真工作,大家都是为她的无私的人格精神所钦佩。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汶川地震那一年,全

社会都掀起捐款的热潮,中国书协、地方书协都开

始捐款。很多地方的书法家协会主席、领导都捐款了,

但这些捐款绝大部分都是以作品代款,然后找企

业家、单位把作品买下来,作价多少钱,这个是普

遍的现象。按周慧珺老师的书法水平,按她在全

国的知名度,她要这么依样画葫芦地做一下,太容

易了,很多老板都乐意支持。但是周慧珺老师没

有这么做,她说帮助灾民的捐款,她一定是要捐现款的,

所以她是特意到银行拿了三十万存款,拿一个

很朴素的菜场里的黑色塑料袋,就自己把现款拿

到现场来。这令我很感动。

不能说周慧珺主席能量很强大,她也不是一个

能言善辩的人,但是她有着人格力量,鼓舞着、团

结着当时书协的班子,领导上海书协的工作走

向前进。具体的工作上的事件我很难讲,但是对周

老师的人格力量,我是确实记忆犹新的。

孙慰祖:海上篆刻正在续写新的历史,但一切

都秉承历史中走来。作为对近现代海上书画篆刻群

体做过一些研究的学者,我认为海上百年印坛创造

的历史与学术资源是上海城市文化中独特而丰厚的

构成部分,也是当代上海印学再出发的起跑线。

无论彪炳印史的大家,还是留下雪泥鸿爪而又悄然

隐世的名宿,他们的建树,构成了一个群峰连绵的高

原。但经历时代的风雨,有些人物正在被遗忘,有

些史料正和消失。因而,当代上海书坛中人应该承

担起发掘、梳理、研究的责任。2014年,我一直念念

于心的办一场较大规模的海上印学专题研讨会的愿

望终于实现,一场由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上海韩天衡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海上印坛百年——近现代海上篆刻学术研讨会”,齐聚海上的数十位知名学者

者来自包括台湾省在全国各地,成为新时期上海印学研究领域的一次学术大集结。

2019年,在上海中国书画院和一可文化的支

持下,我策划、组织了一次“当代篆刻名家·新锐联袂邀请展”及“古典价值与当代篆刻名家新锐对话会”,这也是上海七十年来首次举办的大型全国性

篆刻展。

(记者:林晨、陈晓、羽菡、顾琛、俞海滨、叶嘉

沂、吴雯婷、杨祖柏、戴安然)

通信前后有5封之多,回大陆休假时也曾拜访过

潘师,“师恩难忘”。我在横沙、长兴岛整整12年,

我于1974年12月9日调回内地,1975年初在大

场供销社工作直至退休。时隔16年,我于1978

年10月重回潘师门下,后又重回胡师和任政先

生门墙,受益多多。当年青年宫书法班培育了我

二点精神,成为我立身之本。一是吃苦精神,二是

认真精神。学习书法的初心也就是做好人,写好

字而已,绝无出人头地和名利思想。由于我长期

从事统计工作,1991年我加入上海市统计学会

(很长时期内,全区唯我一人成为个人会员),连任

二届宝山区统计学会理事。2006年1月,上海大

学学术杂志《艺术学》发表我的论文《有关书法

设计指标的浅见》,是我对统计科学在书法艺术领

域中的应用的初步探索。十年后,我才参加上海

市书法家协会和中国书法家协会,此是后话不题

也罢。

我与上海书协

庆祝上海市书法家协会成立60周年专题

甲子寻踪——上海书协顾问谈协会往事

前天我刚到你家里,你给我看了张瑞图的手卷,有跋吗?他只好说有的有的,你过来。我还记得叶潞渊住在宛南五村3号201室,他家里一个小小的壁橱里藏品多的不得了。有件文徵明的作品,我连红木镜框一起借,临走他跟我说,再登记一下,反面还有一张吴湖帆的画。我说这张画你最好拿掉,丢掉了赔不起啊。当时这个展览会在黄浦区的南京路黄陂北路那边的展览馆里,总共有百余件作品吧,我记不清了。像这批老先生拿出的藏品,我当时在场的书法篆刻生态,对艺术多样性的尊重,至关重要。比如,如果有三或五个水平相当、大致相同年龄段的同道人定期举办专题展览,相互借鉴学习,那也是认真玩的不亦乐乎的人生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一种幸福,一种缘分。

钱茂生:我记得1984年时候,上海一大阪书法交流友好城市十周年,参展的上海地区书法家们,都是在全国或上海书法家协会担任要职。其中就有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郭绍虞、宋日昌、王个簃;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谢稚柳(上海分会副主席),方去疾(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上海分会(以下简称上海分会)名誉理事主要有:苏局仙、沈迈士、朱屺瞻、朱东润、王蘧常、陈巨来、顾廷龙、叶露渊、李天马、唐云、应野平、程十发;上海分会常务理事有:赵冷月、任政、胡问遂、单晓天、高式熊、张成之、徐伯清、周慧珺、韩天衡、张森;上海分会理事有:戚叔玉、翁同龢、胡庆高等。

张淳:可以说,书协是每个写书法的人都非常向往加入的社会团体,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性的组织。我年轻的时候,看书协里的一些成员都是名家,当然非常仰慕。书协举办的展览,有机会我都去看。那时候我向往书协,但觉得书协距离我还很远。

1982年大学毕业那年,我得知书协准备吸收新会员,这个消息的确令人振奋,但是对于自己的书法水准是否有可能加入书协,心中忐忑,就去征询翁先生的意见,翁先生听了很支持。我感到特别幸运的是,看了我的书法之后,谢稚柳先生亲自推荐我加入书协。虽然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景犹在眼前。